

思想者说 II

季羡林 等著

桂苓 刘琅 编

感动

当代
散文
随笔
名家
名篇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思想者说

2

感动

季羡林 等著
桂苓
刘琅 编

青 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者说·感动/季羨林等著;桂苓,刘琅编. —青岛出版社,
2005.5

(思想者文丛)

ISBN 7-5436-3361-2

I. 思... II. 季...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0798 号

书 名	思想者说·感动
著 者	季羨林 等
编 者	桂 苓 刘 琅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00 (0532) 85814750(兼传真) 85814611-8664
责任编辑	刘 咏 高继民
特约编辑	周晓方
装帧设计	申 尧
平面制作	杰人平面设计
制 版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787mm × 960mm)
印 张	18.25
字 数	265 千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7-5436-3361-2
定 价	26.00 元

盗版举报电话:(0532) 8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厂址:青岛市重庆南路99号 邮编:266032 电话:(0532) 82773478

目 录



- [001] 一个被地图所遗忘的地方 / 沈从文
- [010]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 俞平伯
- [015] 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 冯 至
- [019] 没有秋虫的地方 / 叶圣陶
- [021] 伤逝 / 台静农
- [023] 忆青岛 / 梁实秋
- [028] 论快乐 / 钱锺书
- [031] 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 / 钱锺书

- [036] 多年父子成兄弟 / 汪曾祺
- [039] 国子监 / 汪曾祺
- [045] 遥寄张爱玲 / 柯 灵
- [054] 忆白石老人 / 艾 青
- [060] 亡人逸事 / 孙 犁
- [064] 爱尔克的灯光 / 巴 金
- [068] 幽径悲剧 / 季羨林
- [072] 赋得永久的悔 / 季羨林
- [077] 去者日以疏 / 张中行
- [081] 隐身衣 / 杨 绛

目 录



- [085] 火种萧军 / 黄宗江
- [089] 大楼与书桌 / 曾昭奋
- [096] 最后的梵高 / 冯骥才
- [106] 觅渡，觅渡，渡何处 / 梁 衡
- [111] 煌煌上庠 / 卞毓方
- [121] 王府大街六十四号 / 雷 达
- [128] 深巷又闻卖米声 / 陆文夫
- [131] 我们这一代人的友谊 / 肖复兴
- [134] 我与地坛 / 史铁生

- [151] 佛事 / 贾平凹
- [154] 静虚村记 / 贾平凹
- [158] 给海子的信 / 刘 琅
- [176] 后院 / 北 岛
- [180] 藏羚羊跪拜 / 王宗仁
- [182] 声音的怀念 / 朱大可
- [185] 有一位女人令我难忘 / 杨玉泰
- [188] 大地上的事情 / 苇 岸
- [197] 脚印 / 王鼎钧

- [200] **等待心荷 / 黄 堃**
- [203] **南陌复东阡 / 王安忆**
- [207] **河之女 / 铁 凝**
- [212] **欢喜佛境界 / 韩小蕙**
- [220]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 冯秋子**
- [230] **爸爸 / 王小妮**
- [244] **埃菲尔塔沉思 / 张抗抗**
- [247] **姬别霸王 / 桂 苓**
- [253] **童年旧事 / 梅 洁**

- [259] **女孩子的花 / 唐 敏**
- [264] **箫 / 楚 楚**
- [268] **在母语里流浪 / 韩 青**
- [273] **寂寞胡杨 / 疏 影**

一个被地图所遗忘的地方

一个好事的人，若从二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找寻，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一个名为“镇筴”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了三五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的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荣枯的因缘，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的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上，随了山岭的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了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到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人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以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在消灭过去一切隔阂和仇恨……凡是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的那条常年澄清的沅水，向上走过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筴”

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地向深山村庄里走去，同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皆有兵役，可按月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以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疾病婚丧的禳解。人人皆很高兴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给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为社稷神唱木偶傀儡戏。旱叹祈雨，便有小孩子各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帷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巫者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铎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产生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经济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硝。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

地方东南四十里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常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长年清澈，其中多鳊鱼、鲫鱼、

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一个旅行的人，若沿了进苗乡的小河，向上游走去，过××，再离开河流往西，在某一时，便将发现一个村落，位置一带壮丽山脉的结束处，这旅行者就已到了边境上的矿地了。三千年来中国方士神仙所用作服食的宝贝，朱砂同水银，在那个地方，是以一个极平常的价值，在那里不断的生产和贸易的。

那个自己比作“在××河中流过的一尾鱼”的绅士，在某一年中，为了调查这特殊的矿产，用一个工程师的名分，的的确确曾经沿了这一道河流，作过一次有意义的旅行。在这一次旅行中，他发现了那个地方地下蕴藏了如何丰富的矿产，人民心中，却蕴藏更其如何丰富的热情。

历史留给活人一些记忆的义务，若我们不过于善忘，那么辛亥革命那一年，国内南方某一些地方，为了政局的变革，旧朝统治者与民众因对抗而起的杀戮，以及由于这杀戮而引起的混乱，应多少有一种印象，保留到年龄二十五岁以上的人们记忆中。这种政变在那个独立无依、市民不过一万的城市里，大约前后有七千健康的农民，为了袭击城池，造反作乱，被割下头颅，排列到城墙堆垛上。然而为时不久，那地方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大势所趋，一切无辜而流的血还没有在河滩上冲尽，城中军队一变，统兵官乘夜挟了妻小一逃，地方革命了。当各地方谘议局、参政局继续出现，在省政府方面，也成立了矿政局、农矿厅一类机关后，隐者绅士，因为同那地方一个地主有一科友谊，就从那种建设机关方面，得到了一种委托，单独的深入了这个化外地方。因这种理由，便轮到下面的事情了。

某一日下午三点钟左右，在去“镇筴”已有了五十里左右的新寨苗乡山路上，有两匹健壮不凡的黑色牲口，驮了两个男子，后面还跟了两个仆人。那两匹黑马配上镂银镶牙的精美鞍子、赭色柔软的鞮皮、白铜的嚼口、紫铜的足蹬。牲口上驮了两个像貌不同的男子，默默的向边境走去。两匹马先是前后走着，到后来路宽了一点，后边那匹马便上前了一点，再到后来两匹便并排走了。

稍前那匹马，在那小而性驯耐劳的云南种小马背上，坐的是一个红脸微胖中年男子，年纪约五十岁上下。从穿着上，从派头上，从别的方面，譬如说，即从那搁在紫铜马足镫上两只很体面的野猪皮大鞭子看来，也都证明到这个有身分的人物，在任何聚落里，皆应是一地之长。稍后一点，是一个年在三十左右的城中绅士。这人和他的同伴比起来显得瘦了一些，骑马姿势却十分优美在行。这人一望而知就是个城里人，生活在城中很久，故湘西高原的风日，在这城里人的脸上同手上，皆以一种不同颜色留下一个记号，脸庞和手臂，反而似乎比乡下人更黑了一点。按照后面这个人物身分看来，则这男子所受的教育，使他不大容易有机会到这边僻地方来，和一位有酋长风范的人物同在一处。××的军官是常常有下乡的，这人又决不是一个军官。显然的，这个人在路上触目所见，一切皆不习惯，皆不免发生惊讶，故长途跋涉，疲劳到这个男子的身心，却因为一切陌生，触目成趣，常常露出微笑，极有兴致似的，去注意听那个同伴谈话。

那时正是八月时节，一个山中的新秋，天气晴而无风。地面一切皆显得饱满成熟。山田的早稻已经割去，只留下一些白色的根株。山中枫树叶子同其他叶子尚未变色。遍山桐油树果实大小如拳头，美丽如梨子。路上山果多黄如金子红如鲜血，山花皆五色夺目，远看成一片锦绣。

路上的光景，在那个有教育的男子头脑中不断地唤起惊讶的印象。曲折无尽的山路、一望无际的树林、古怪的石头、古怪的山田、路旁斜坡上的人家，以及从那些低低屋檐下面，露出一个微笑的脸儿的小孩们，都给了这个远方客人崭新的兴味。

看那一行人所取的方向，极明白的，他们今天是一早从大城走来，却应当把一顿晚饭同睡眠，在边境矿场附近安顿的。

这种估计并没有多少错误。这个一方之长的寨主，是正将接待他的朋友，到他那一个寨上去休息的。因为两匹马已并排走去，那风仪不俗的本地重要人物说话了。

“老师，你一定很累了！”

另一个把头摇摇，却微笑着。

那人便又接到说：“老师，读佛家所著的书，走××地方的

路，实在是一种讨厌的事，我以为你累了！”

城里那一个人回答这种询问，“总爷，我完全不累。在这段长长的路上，看到那么多新鲜东西，我眼睛是快乐的，听到你说那么多智慧言语，我耳朵是快乐的。”说过后自己就笑了。因为对比的言语，一种新的风格的谈话，已给这城市里人清新的趣味，同伴说了很久，自己却第一次学到那么说了。

在他们的谈话中，一则因为从远处来，一则因为是一地之长，那么互相尊敬到对方的身分，被称作“老师”同“总爷”，却用了异常亲切的口吻说到一切。那个城市中人，大半年来就对于同伴的说话，感到最大的兴味，第一次摹仿并不失败，于是第二次摹仿那种口吻，说到关于路的远近。他说：“总爷，你是到过京里的，北京计算钱的数目，同你们这一边计算路程，都像不大准确。”

那个总爷对这问题解释了下面的话，“老师，你说得对。这两处的两样东西，都有点儿古怪。这原因只是那边为皇帝所管，我们这边却归天王所管。都会上钱太重要，所以在北京一个钱算作十个；这乡下路可太多了一点，所以三里路常常只算作一里……另外说来，也是天王要我们‘多劳苦少居功’的意思。这意思我完全同意！我们这里多少事全由神来很公正的支配，神的意思从不会和皇帝相同的！”

“你那么说来，你们这里一切都不同了！”

“是的，可以说有许多事常常不同。你已经看过很多了。再说，”那总爷说时用马鞭指到路旁一堆起虎斑花纹红色的草，“老师，你瞧，这个就将告给你野蛮地方的意义。这颜色值得称赞的草，它就不许人用手去摸它折它。它的毒会咬烂一个人的手掌，却美丽到那种样子。”

“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这句格言是我们城中人用惯了的。”

“是的，老师，我们有一句相似的格言，说明这种真理。”

“这原是一句城里人平常话，恰恰适用到总爷所说的毒草罢了。至于别的……譬如说，从果树上摘下的果子，从人口中听到的话，决不会成为一种毒药！”

总爷最先就明白了城里人对于谈话，无有不为他那辞令拜倒

的。听到这种大胆的赞美，他就笑了一下。这个在堡寨六十里内极有身分的人物，望到年纪尚青的远客，想起另外一点事情了。“老师，你的说明不很好。我仍然将拥护那一句格言。照我的预感，你到了那边，你会自己否认你这个估计的不当。言语实在就是一种有毒的东西！你那么年轻，一到了那里，就不免为一些女孩子口里唱出的歌说出的话中毒发狂。我那堡子上的年轻女人，恰恰是那么美丽，也那么十分有毒的！”

城市中人听到这个稍带夸张的叙述，就在马上笑着，“那好极了！好烧酒能够醉人，好歌声也应当使人大醉；这中毒是理所当然的。”

“好看草木不通咬烂手掌，好看女人可得咬烂年轻人心肝。”

“总爷，这个不坏。到了这儿，既然已经让你们这里的高山阔涧，劳累到我这城市中人的筋骨，自然也就不能拒绝你们这地方的女孩子，用白脸红唇困苦到我的灵魂！”

“是的，老师。我相信你是有勇气的，但我担心到你的勇气只能支持一时。”

“乡下人照例不怕老虎，城里人也照例不怕女人。我愿意有一个机会，遇到那顶危险的一个。”

“是的，老师。假若存心打猎，原应当打那极危险的老虎。”

“不过她们性情怎么样？”

“垄上的树木，高低即或一样，各个有不相同的心。”

“她们对于男子，危险到什么情形，我倒愿意听你说说。”

“爱你时有娼妓的放荡，不爱你时具命妇的庄严。”

“这并不危险！爱人时忘了她自己，不爱人时忘了那男子，多么公平和贞洁！”

“是的，老师，这是公平的。倘若你的话可以适用到这些女孩子方面，同时她们还是贞洁的。但一个男子，一个城里人，照我所知，对于这种个性常常不能同意。”

“我想为城里人而抗议，因为在爱情方面，城里人也并就不缺少那种尊敬女子自由的习惯。”

“是的，一面那么尊敬，一面还是不能忍受。照龙朱所说，镇女子是那么的：朱华不觉得骄人，白露不能够怜人。意思是有爱

情时她不骄傲，没有爱情时她不怜悯。女孩子们对于爱情的观念，容易苦恼到你们年轻男子。”

“总爷，我觉得十分荣幸，能够听到你引用两句如此动人的好诗。其实这种镇簪女子的美德，我以为就值得用诗歌来装饰的。我是一个与诗无缘的人，但我若有能力，我就将作这件事。”

“是的，老师。把一个镇簪的女孩子聪慧和热情，用一组文字来铺叙，不会十分庸俗难看。镇簪女孩子，用爱情装饰她的身体，用诗歌装饰她的人格，这似乎也是必需的。做这件事你是并不缺少这种能力的，我却希望你有勇气。不过假若这种诗歌送给城市中先生小姐们去读，结果有什么益处？他们将觉得稀奇，那是一定的，完全没有益处！”

“总爷，我不同意这个推测。我以为这种诗歌，将帮助他们先生小姐们思索一下，让他们明白他们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尽他们多知道一点。”

“是的，老师。我先向你告罪，当看你城里人我要说城里人几句坏话。我以为城里人是要礼节不要真实的，要常识不要智慧的，要婚姻不要爱情的。城市中的女子仍然是女子，同样还是易于感动富于幻想，那种由于男子命运为命运的家婆观念，或者并不妨碍到她对这种诗歌的理解。但实在说来，她们只需要一本化装同烹饪的书，这种诗歌并不是她们最需要的。至于男子，大家不是都在革命么？那是更不需要的！并且我同你说，你若和一个广东人描写冰雪，那是一种极费力的说明，他们不相信的。你同城市中人说到我们这里一切，也不能使他们相信。一切经验才能击碎人类的顽固，因为直到此时为止，你就还不十分相信我所说的女人热情有毒的意义，就因为你到如今还不曾经验那种女子。”

那时节，城里人被那个总爷的几句话，说得稍稍害羞起来了，就只回答着，“是的，我承认你一切的话语。我希望有一种机会，让我发现蕴藏在镇簪地下矿产以前，就能发现蕴藏在镇簪女人胸中的秘密。”

那总爷说：“是的，老师，一到了这里，自然不会缺少机会。宝石矿许可我们随时发现宝石。你看看，上了那个小坡，前面就可以到一个小小客店里歇歇了，我们或者就可以发现一点东西。”

两人一面说着一面把马加快了一点，不到一会就上了那个小坡，进抵一个小村庄的街头了。到了客店，下了马，跟到马后的佣人，把马牵到街外休息去了。他们于是进了一个客店的堂屋里，接受了一个年老妇人的款待。

客店里另外还有一个过路的少妇，也在那休息，年纪约二十二三岁，一张黑黑的脸庞，一条圆圆的鼻子，眉眼长长的尾梢向上飞去，穿了一身蓝色布衣，头上包了一块白布。两个人进去时，那妇人正低下头坐在一条板凳上吃米糕。见到了两个新来的客人，从总爷的马认出了这一方之主，所以糕饼还不完全吃完，站起了身来就想走去。那客店老妇人就说：“天气还早，为什么不稍歇歇？日头还不忙到下山，你忙什么？”

那妇人听到客店主人说的话，微微地一笑，就又坐下了。

妇人像貌并不如何美丽，五官都异常端正秀气，看来使人十分舒服。惟神气微带惨怛，好像居丧不久的样子。

那总爷轻轻的向城里人说：“老师，的确宝石矿是随处可拾宝石的。照镇箠地方的礼仪，凡属远方来客，逢到果树可以随意摘取果子，逢到女人可以随意问讯女人，你不妨问问那个大嫂，有什么忧愁烦扰到她。”

城里人望到妇人，想了一会，才想出两句极得体的话，问到那个妇人，因什么事情，神气很不高兴。

按照镇箠地方的规矩，一个女子不能拒绝远方客人善意的殷勤。妇人听到城里人的问候，把头稍稍抬起，轻轻地说：“芝兰不易再开，欢乐不易再来。”说后恐怕客人不明白所说的意思，又把手指着悬挂在门外那个红布口袋，望到客人，带了一点害羞的神气，“这是一个已经离开了世界的人。在那个布口袋里，装的是他的骨灰；在一个妇人的心胸里，装的是他的爱情。”说过后，低下头凄凉地笑着，眼睛却潮湿了。

总爷就说：“玫瑰要雨水灌溉，爱情要眼泪灌溉。不知为什么事情，年纪轻轻的就会死去？”

妇人便告着这男子生前的一切。才知道这男子是一个士兵，在×××无意中被一个人杀死的，死时年龄还不到二十五岁，妇人住在镇箠附近，听到了这事，赶过×××去，因为不能把死尸

带回，才把男子烧成灰，装在一个口袋里。话说到末尾，那妇人用一种动人的风度，望到两个男子，把这个叙述结束到下面句子里：“流星太捷，他去的不是正路，虹霓极美，可惜他性命不长！”

说完后，重复把头低下去，用袖口擦到眼角。

那客店妇人，见到这情形，便把两只手互相捏着，走过来了。一点，站在他们的中间，劝慰到那个年轻妇人：“一切皆属无常：谁见过月亮长圆？谁能要星子永远放光？好花终究会谢，记忆永远不老。”可是那年青妇人，听到那个话，正因为被那种“在一切无常中永远不老”的记忆所苦，觉得十分伤心，就哭过一会儿后，这妇人背了门外那个口袋走了，客店妇人站到门边向妇人所去一方，望了许久，才回过身来，向两个客人轻轻地吁着，还轻轻地念着神巫传说一个歌词上的两句歌：“年轻人，不是你的事你莫管，你的路在前途离此还远。”

那个城里人沉默了半天没有说话。

到后这一行人又重新上路了。

他们当天落黑时，还应当赶到总爷那个位置在××山一片嘉树成阴的石头堡寨上，同在一个大木盆里，用滚热的水洗脚，喝何首乌泡成的药酒，用手拉蒸鹅下酒，在那血栲木作成的大床上，拥了薄薄的有干果香味的新棉被睡觉，休养到这一整天的疲乏的。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我写我的“中夏夜梦”罢。有些踪迹是事后追寻，恍如梦寐，这是习见不鲜的；有些，简直当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那更不用提什么忆了。这儿所写的正是佳例之一。在杭州住着的，都该记得阴历六月十八这一个节日罢。它比什么寒食、上巳、重九……都强，在西湖上可以看见。

杭州人士向来是那么寒乞相的（不要见气，我不算例外），惟有当六月十八的晚上，他们的发狂倒很像有点彻底的（这是鲁迅君赞美蚊子的说法）。这真是佛力庇护。

说杭州是佛地，如其是有佛的话，我不否认它配有这称号。即此地所说的六月十八，其实也是个佛节日。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听说在六月十九，这句话从来远矣，是千真万确的了，而十八正是它的前夜。

三天竺和灵隐本来是江南的圣地，何况又恭逢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芳诞——又用靓丽的字样了，死罪，死罪！自然在进香者的心中，香烧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这所谓“烧头香”。他们默认以下的方式：得福的多少以烧香的早晚为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烧香不怕早。一来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说这多么费解）。于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不知是谁的诗我忘怀了，只记得一句，可以想像从前西子湖的光景，这是“三面云山一面城”。现在打桨于湖上的，却永无缘拜识了。云山是依然，但濒湖女墙的影子哪里去了？我们凝视东

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在黄昏只是星星的灯火，虽亦不见得丑劣；但没出息的我总会时常去默想曾有这么一带森严曲折颓败的雉堞，倒印于湖水的纹窝里。从前既有城，即不能没有城门。滨湖之门自南而北凡三：曰清波，曰涌金，曰钱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锁的。烧香客人们既要赶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则不得不设法飞跨这三座门。他们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学鸡叫（这多么下作而且险！），只是隔夜赶出城。那时城外荒荒凉凉的，没有湖滨聚英，更别提西湖饭店新新旅馆之流了，于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强颜与湖山结伴了。好在天气既大热，又是好月亮，不会得受罪的。至于放放荷灯这种把戏，都因为惯住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来的花头，未必真有什么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里，必要被官府（关城门）佛菩萨（做生日）两重逼近着方始出来晃荡这一夜，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旧如此，我看还是惰性难除罢，不见得是彻底发泄狂气呢。

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却只过了一个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国就是在北京。记得有一年上，正当六月十八的早晨我动身北去的，莹环他们却在那晚上讨了一支疲惫的划子，在湖中飘泛了半晌。据说那晚的船很破烂，游得也不畅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毕竟使我愕然。

去年住在俞楼，真是躬逢其盛。是时和H君一家还同住。H君平日兴致是极好的，他的儿女们更渴望着这佳节。年年住居城中，与湖山就不免隔膜，现在却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坟去定船。在平时泛月一度，约费杖头资四五角，现在非三元不办了。到十八下午，我们商量着去到城市买些零食，备嬉游时的咬嚼。我俩和Y、L两小姐，背着夕阳，打桨悠悠然去。

归途车上白沙堤，则流水般的车儿马儿或先或后和我们同走。其时已黄昏了。呀，湖楼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楼外楼高悬着炫目的石油灯，酒人已如蚁聚。小楼上下及楼前路畔，填溢着喧哗和繁热。夹道树下的小摊儿们，啾啾唧唧在那边做买卖。如是直接于公园，行人来往，曾无闲歇。偏西一望，从岳坟的灯火，瞥见人气的浮涌，与此地一般无二。这和平素萧萧的绿杨、寂寂的明湖大相径庭了。我不自觉的动了孩子的兴奋。